

在
唐
诗
中
穿
行

袁
凌
著

東
方
出
版
社

在唐诗

中

穿行

袁凌 著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唐诗中穿行 / 袁凌 著. — 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060-8335-5

I. ①在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唐诗—诗歌欣赏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4959号

在唐诗中穿行

(ZAITANGSHIZHONG CHUANXING)

作 者: 袁 凌

策 划 人: 张 杰

产品经理: 陈丽娜

责任编辑: 陈丽娜

责任审校: 童 瑜

绘 画: 梁 静

统 筹: 吴玉萍

责任营销: 何 遥 010-64258072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6 000册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8.5

插 页: 5

字 数: 190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8335-5

定 价: 38.00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029

序

这本书完成于十四年以前。当时我刚从一场为时大半年的结核病中恢复，忽然感到生命的紧迫。处于而立分界点的年龄，似乎带来了一种内在的激情，如同年方弱冠患有肺病的李贺曾经敏感的。在这股激情的促使下，我在很多个连续的夜晚中写下了这部书稿，它大体是一气呵成的。

书稿没有单纯追慕盛唐文人轶事的情怀，也无意于具体诗句的审美展示，它更想传达的是和诗歌意境关联的无言激情。寂静的夜晚，唐代诗人们的笔下意境和现世生活、情感欲望在我的脑子里游走，打破既有的界限融汇在一起，就像一条不断自行寻找新的两岸的河流。

虽然如此，存在的限制却明白地摆在那里，从精神枷锁到物质匮乏，任何繁荣的时代都含有内在的贫乏，不羁的李白和拘束的杜甫殊途同归，奇诡的李贺也投影于李商隐无题的深情，古代诗人和我本人面对的奥秘和困境一脉相承。这也是我在遥远的唐代诗人世界里打量自我的原因。不理解他们，我也就认识不了自己。

这本书有着告别青春的意味，但它无意于怀旧，而是处在

今昔的门槛上，真实地体会和面对人性困境。就像盛唐诗歌度过了安史之乱的门槛，无可避免地面对时代与意境的转折，诗人们不得不从断裂处重寻精神线索和建造心灵家园。每一个诗人，从古到今，都面临荷尔德林说的那个“在一个贫乏的时代，诗人何为”的问题。

初看起来，不管是在漂泊无依的杜甫或归于寂寞的孟浩然身上，这个问题都近于无解，诗人们注定是失败者，胜利的是权力和金钱。但又实际已经解决。当杜甫尝到故人园中新割的韭菜，或是孟浩然体会到寂寞中来去的幽人身影，抑或杜牧注意到眼睛下面容易被忽略的睫毛，诗人们都得到了片刻即永恒的精神自足，也就化为他们超越时代流传下来的诗句。

记得十四年前重庆的夏夜，写完这本小书，天气炎热难当，窗外市声未歇。看到妻子挂在窗台的绿萝，我心中却像掠过了一丝清风，感到某种平安。正如荷尔德林对那句疑问的回答：诗人们看起来无所作为，但是，他们是自由的使者，夜夜巡行在神性的大地。

序

001

一 黄鹤楼

001

二 长安古意

027

三 秋浦歌

053

秋浦之迷

055

游子吟

065

玄武门

072

青春

084

阳关

091

朱门

102

四 追赶李白

113

静夜思

115

长干行

130

桃花潭

142

梁园吟

149

五 杜甫行

163

天马

165

石壕吏

176

佳人

184

卫八

189

草堂

195

秋兴

199

李龟年

204

六 乐游原

213

乐游原

215

雨霖铃

218

黄花川

221

丽人行

226

七 谢朓楼

231

八 我听见了李贺

245

小引

247

羲和

251

雁门太守行

252

茂陵

254

南园

256

补天

258

大海

259

西陵

260

梦天

263

一

黄鹤楼

[李白：]

我和孟浩然来到黄鹤楼，大江奔流，淹过许多孤岛。在长沙洲间，在绿得如发泡苔藓的两岸间，梦想的早年有无限的远方。虽然有了屈曲，还可以重新上路。

片片粉黄的叶，粘连着粉，像蕨，这是三月的烟花。花瓣漂流于大江，对于花瓣来说，深色的碧绿令人畏惧。对于出发的小小花瓣来说，江就是出走，举起失踪的旗帜——片片布帆。目不暇接的沟汊与滩涂际会，荣或辱，都付与现实，只把自己完整地剩下，交给风。

远方是黄鹤楼真正的主人，它为此迎来了李白和孟浩然。黄鹤楼，我特意放低声调说出这个显赫的词，试图把它安置在一段烟花弥漫的句子里，从这里开头的一切，带上欠缺的意味。这首先是因为孟浩然就要登舟，孤舟远去广陵，依靠桨与风，不会有后世突突作响的柴油马达，唤醒有关长安的不安记忆。四十岁的孟浩然，在一个月亮清虚的秋日夜晩忽然老了，而我还年轻，和我腰间挂着的剑一样新鲜，其中感伤，只有一杯酒可以销释。

“为何只有四句，这么少的诗？”孟浩然举酒询问。

诗，我们童年的胎记！到青年时期，脸上的印记定型，无

从取去。甚至深处的实质，如同烟色中近处的山，那些岩石山体，日渐沉叠。在浑茫的雨中也一往无前，意味着痛苦的分量，要注定一段一段在生命中实在品尝。诗可以非常朴素、淡然，如故乡的晨昏之光和苔色山径：

垂钓坐磐石，水清心亦闲。

游女昔曾解佩，山中有所传闻。在阴暗的黄昏，山影遮住夕阳，很巨大宽厚。阴影里潭际平静，鱼在游。这情景，对站在阴影里的少年诗人，远非仅一个憧憬的时刻！也许，这就意味着痛苦的开始；也许，这是争吵的结束，“烦”的解决。在大城市里，绕着高门大宅的迷路，已经逝去。是那一刻使信念扎根，这样的时刻难得。

我摇摇头，这是一个在我不多见的动作。年轻的姿势应该是仗剑一挥或者拂衣而去，但眼前廊柱之间的墨迹却使人迟疑。那似乎是某个纪元造成的线条和隆起，引起考古学的探索兴趣。据说，自从仙人驾黄鹤来此歇息，这里就有了楼，但自从崔颢留下墨迹，黄鹤楼才有了诗。

“那年我十八岁，初次离乡，带着少年岁月积累的全部自负。苏颢夸奖我将来可以成为司马相如，我并不是很高兴，因为他说的是将来。相如的赋可值千金，但我毫不看重黄金和时间的意义，只渴求充满宇宙的名气，庞大的乌云，不羁的天外来物，被我紧紧抓在掌心，用来做成我的诗歌。我对世间的一

一切都是专制的，因为我是它们的王，也就是它们的自由。

“然后我来到了黄鹤楼，看到了这首崔颢的诗，我陷入苦思冥想，像一座仰额的谦卑的小山。

“我在夜间起来，打破作息，写下了鹦鹉洲的名字，还不知道下一步会做什么。

“鹦鹉洲是一句话，一个念想，一处目见的、隔水的地点。这点上它有点像竹林寺，眺望之中身临其境，身临其境仍不过在眺望之中。洲上有竹林、芦荡，还有一两处人家灯火，不一定是渔家。想到夜里走近门户，在温暖的窄小中摸索，触到干燥的木质气息，就总不像是那样简单。在傍晚出门去‘赶场’，经过长桥，芦荡间飘荡的小径，远方在苇草梢底，淋湿的黑暗原野中一处灯火，这就是旧梦。寂静的行船中，打着火把，走出船头，走到风雨之中，去看那些山上淋湿的玉米，像处身在一把伞中。把昨夜抛在身后，迎接清晨的雨。

“在晴朗的日子里要珍惜，赶快写下诗，趁着热乎乎的冲动，凝成沉静、坚强的墨迹，要战胜那无意的、似乎巨大的悲哀，从壳深处来的寂寞。要登临，走上楼梯或山径。总有相似的楼梯口和高台，相似的风，吹过坚硬的壳下。

“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尝到寂寞的，也许是在故乡，因此你在四十岁离开襄阳，去了长安之后，又要到广陵远游？”

[孟浩然：]

不论我走到哪里，我从没有离开过故乡襄阳。

这似乎是在山阳，嵇康临刑弹奏《广陵散》，向秀停车怀旧之处。更早以前，有庞德公隐居，羊祜又留下堕泪的碑，古往今来的泪痕，滋润了往深处伸长的褐色苔藓。地衣朴素，河流清越，触目丘陵起伏，如九月黄花或处士衣衫。登上北山或望楚山，呼吸北方之风，饮菊花酒，天高而蓝，水浅而清，走过有黄狗和红衫小姑娘的篱笆，倚着簌簌的松碎田土，心和衣衫染上干脆无瑕的粒土气息，青春就这样度过，腿脚在登临中渐渐轻捷硬朗，风格磨砺成形。

十八岁上结婚，二十岁有了子女，穿上粗布衣服，往来于乡村和城市，在渡口与人拥挤或谦让着上船下船，在路上遥望灯火。晴日率一帮小孩上山采摘荠菜，孩童有得而喜，乐此不疲，谁也不计较我待在一边做诗。诗句清香，略有苦味，来自阳光下懒懒躺着的沙洲渡口，渡口相连的山坡，山坡生长的荠菜，荠菜上吹拂的风，清风柔和因而可戴可取的头巾，不经意间，为经历的一切量体裁衣。从没想过随堂吉诃德远游，也缺乏关于巨人和基督的象征。

但四十岁那年，自己也没料到，泉水出山，孟浩然去了

长安。

长安，一次心跳的经历，趁着车轮，踏着关中夕阳，经过许多世纪肥料堆积的田埂，撞上庞大高耸的城市。人和兵器的密度马上使我呼吸不适。我情愿待在不为人知之角，在众人喧嚣的背弃又是掩护中，听星河的响动，暗中云流过了河岸，隐秘的征兆最初显露了，一滴穿过沉黑空间的意象之露，滋润诗人的园子。可是伏在床下的时刻突兀到来了，没有遁词！

〔王维：〕

孟浩然来长安以后，一直住在我太平坊的家里。

每天清晨我从大明宫下班归来，走进大门，就看见了那扇秋天的窗子，窗中那瘦长、虚幻的身影。除了保持冷静的白粉墙，一切显出了匆匆的情态。我的院中柿叶散乱，暗红间着青黄，每一阵微风经过，都带来一次微小的迁徙。

当我穿过这些落叶走向孟浩然，我感觉自己由大明宫的真实走入一个虚幻的秋日，孟浩然带来了对于秋天意料不到的阐释，就像他给我们带来了那个微妙的星云、夜露、梧桐的世界。在这样的世界里唯有他最为清冷，我深深知道这一点。

是的，这是我自己的身体。常年赴宴饮酒，穿着绯衣，有换为金紫的希望，想不到还能领受清冷的水洗涤，孟浩然成了我的模特儿，当我用目光勾勒他那些简单的衣领线条，我被自己的每一笔感动了，因为它们集中起来，越来越像我本人。

“你又在看什么？你是等我吗？可是你并没注意到我走近了。”

我知道，如果开口问他，我只有这样无聊的问题。可是，如果对他讲述，那只会是更无聊的一些句子：

“今天暹罗国来献贡了。是一种海螺，受了微风，能自己奏出完整的音乐。”“安禄山传来捷报，说抓获了几百个契丹人。”“吏部补充了一个员外郎。”“韦镐献计在华阴开凿水库，既可以引渭河水灌田，又能行船娱乐，皇上已经允奏了。”

这些事有时也挺令人兴奋，可是不像跟孟浩然有关。

我不敢问的是，他如何度过一个个期待之夜。夜晚，那微妙的世界离他更亲近，也会使他更寂寞。长安城南，韦曲某一处井台上，月光映出了石板和轱辘粗糙的纹理，还有井底微小的水；宵禁的朱雀大街上空无一人。古老的城墙根儿下，有一些白天大车漏下的炭渣，一两株斜生在城墙的蒿子摇曳。可能哪儿还滚落摔破了一个粗瓷罐子，风从缺口擦进擦出，预示着冬天就要来临。谁不怕长安的冬天？不如说是暗无天日，我从家乡山东来到这里的那年，真以为到了世界末日！什么春

日的插柳踏青，夏日的避暑南山、荡舟曲江，全都成了骗人的想象，只有厉风和暴雪是真实的，人在风雪中算什么，躬起背等于一只随风滚动的瓦罐，顶多是一座破窝棚，各各求生，直到大街小巷都被大雪堵死，人们禁闭家中，像眠蛇苦等冬天过去。

孟浩然是南方人，他说过，襄阳的天即使寒冬仍然清澈，水面也只是结些薄冰，土地没有封冻，到处显出生命的褶皱。在长安一个人待着，他会被心中的寒冬冻僵的。我每天要上朝，最近更要在含元殿值宿，没有人来陪伴他。

有什么办法吗？——对了，要不我带他混进内省，跟我作伴？这是不允许的，不过查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严格。

想到这里，我兴奋了。虽然我们的心离得这么近，我和孟浩然却还没有机会长久地不受干扰单独相处。总有这样那样的朝事、家事，有老朋友、新朋友，还有次等的所谓熟人，以及三教九流的宴会、游乐、唱和。这种生活早该改变了，有时常常想：像贺知章那样归乡隐居，或者干脆从未著名多好！孟浩然的到来更惊醒了我，我预感到一定会有某种变化，某种机缘，将眼前的日子一卷而空，就算要领受极大的混乱和痛苦，至少不会像眼下的无聊！如果一个诗人变得无聊了，那他还剩下什么呢？

在含元殿内省，一个人长夜等待，实际上又很少会有什么

事，除非皇上半夜想起什么来。只好和守卫的兵士拉拉话，谈谈各自的故乡。有了浩然，我们会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，因为我们将在那肃静庄严的地方谈论诗歌！

我决定冒一点险。

[孟浩然：]

李白，你想不想见识禁中？

我并不知道白天的它会何等庄严堂皇，我知道的只是晚上的禁中。它由重重大门和卫兵的枪戟护卫，却不像看上去那样绝无缺陷，我假装成王维的护卫，安全过关。

起初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只看见到处是沉沉屋影，一些通向深处的拐角和回廊。后来经过一座殿角，我发现黑暗中有一棵奇怪的树，矮小削直，几乎没有枝叶，谁把这样一棵树栽在这里？

我指给王维看，他却说：那是一个监视的卫兵。你要注意脚步。不要偏离道路。每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都可能有人。

我打了一个寒噤，后悔到这地方来。也许我只是出于好奇心？我一直在东张西望，像个幼稚的小偷。这是一种恶劣的

好奇。我贴近王维，心中内疚。也许王维向我暗示的美好的诗歌之夜就这样给破坏了，变质了。在我们行进的路上，还有一尊尊的石狮子和螭，它们花岗石的面容在夜里将化为真正的猛兽，吞掉我们，特别是偷偷溜进来的我。

王维想安慰我，他在我耳旁说：“你听见那穿堂风的声音没有？我常常觉得，这声音在透露这里一切虚幻。这座皇宫的地基，不就是原来隋朝的宫室吗？那些狮子看上去是石头的，实际并不比土或面粉坚固。”

那晚，月光终于照进了王维的办公室。月亮升起于宫殿的屋脊，倒比外面更大、更圆，我们都感到身上有了月光。那时我和王维都没说话，可能是想不起有什么话要说。其实我想到的是一首诗，关于情人、月光、天涯，还有爱情的潮水：

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

这是张九龄丞相的诗。

那晚，我正在暗暗吟咏，王维忽然对我说：“哦，我还没告诉你，张丞相今天罢相了。”

我吃了一惊。

“给他留了个仆射的虚名，李林甫看样子还不满意。今天早朝，张丞相和裴丞相归班的时候，李林甫直勾勾瞪着他们说：‘还当什么左右仆射！’有人说，他就像一只鹞子看到了草间两只野兔，直要猛扑下去。”